

龍
著

酒
色
江
湖



她这一嚷嚷可将玉面童给弄急了，他暗暗叫一声苦，已叱声道：

“老婆，别惹事……”

精武门的高手被白衣娘子一阵乱吼，俱将目光移向白衣娘子身上，这些人还真有修养，居然没人吭气，可是数十道的眼神，就那么目不转睛的望着白衣娘子，倒让白衣娘子忽然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，她脸色有点红润，一时之间倒不知道该怎么办好，她怒声道：

“喂，你们没见过女人呀，盯着老娘看是什么意思？告诉你们，你们想吃老娘豆腐，门都没有……”

黄玲眉头一皱，冷冷地道：

“那里有这么嘴碎的女人，在这里噜哩八嗦的，安子，对付女人你有一套，让他给我闭嘴……”

黄安子是精武门的年青辈高手中，较为出色的一个，长得潇洒英俊，颇有男子气概，他一身健壮的肌肉，魁武有力，剑上功夫尤其厉害，在精武门是很讨女人欢喜的一个。

黄安子闻声应道：

“九姑娘不喜欢她噜嗦，咱们就叫她闭嘴……”

蓦然间，自那十二骑中飞出一道索影，在电光石火间，倏然射向白衣娘子的身上飘来，速度之快，根本不给白衣娘子有喘息的机会，仅在须臾间，已将白衣娘子身子套住，一个拉扯，白衣娘子整个人已平空飞了起来，满空的衫影，随着她那庞大的身子，在尖叫声中已落在黄安子的怀里。

黄安子冷笑道：

“你会叫，我要你当哑巴……”

白衣娘子尖叫道：

“我夫，快救我——”

在那嘶裂般的尖叫中，黄安子已点了她的穴道，她突然寂静的躺在黄安子的怀里，此刻她虽然无法开口，但突然间躺在一个陌生男人的怀里，一颗心居然砰砰的跳动起来，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自她那跃动的心坎里流散出来，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，忽然间，她发觉自己的丈夫那么弱小，与自己间，有种母亲带孩子间，那种保护的感觉，从没有被丈夫抱过，每次她都是把他抱在怀里，这种微妙的心里令她颤栗，抖然之间，她觉的一个强壮健硕的男人，对一个女人来说有那么大的差别感受……。

玉面童见自己老婆落在黄安子手里，当真是魂魄飞散，他一向很依赖自己的妻子，日常生活和应对事务，全由自己老婆负责，如今这娘们在别人手里不说，还让一个陌生的男人抱着，他实在有点受不了，叫道：

“喂，姓黄的，把我老婆放下来。”

黄安子嘿嘿地道：

“待我家九姑娘办完事，自然会放了她。”

玉面童虽然在极端愤怒和生气中，但，理智尚很清醒，他不敢稍有松弛，始终将自己的手顶在宇文南山的腰上，他知道，宇文南山只要一开口说话，眼看到手的财路就会飞走。

黄玲格格地一笑道：

“喂，大掌柜，你怎么啦？怎么见了老朋友连个招呼都不打，难道几年不见，连咱们的交情都忘了……”

宇文南山此刻是如瞎子吃汤圆肚子里有数，精武门九姑娘黄玲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可清楚的很，七年前的一场误会，使两个人都有了戒心，精武门在江湖上声势显赫，但遇上大龙堂的兄弟，他们便显得略逊一等，这几年精武门厉图精治，更非昔日可比，虽然宇文南山和黄玲有那么一段不大不小的交情，毕竟宇文南山是个令他们敬佩的角色，在言辞或应对间，精武门所有的弟子大掌柜的有所敬畏。

宇文南山苦涩的一睁眼，道：

“玲子小姐，在这种情形下我可不愿意和你见面，你瞧瞧，我这副窘相可不怎么好看，落在你玲子眼里，只怕会让你笑掉了牙齿……。”

黄玲嗯了一声，道：

“脸都变了样，说话也不够宏亮，是跟以往不太一样，大掌柜，怎么啦？是不是这些人将你整的要剥了层皮才甘心，凭他们这几块料，难道还会困住你老人家……”

宇文南山刚要开口，玉面童已低声道：

“好好应付她，别想歪点子。”

宇文南山暗暗好知，道：

“黄玲，咱们已没话好说，你领着贵门兄弟去吧。”

黄玲看了半边天和闪魂手一眼，道：

“这些都是你的朋友……”

宇文南山哈哈大笑道：

“朋友，当然是朋友，还是好朋友呢，你没看见他们怎么样的照顾我这个朋友……”

底下的话还没说完，腰眼处已传来一阵剧痛，令他不得不停下话来，但在眼神里已流闪出一股愤怒之色……

黄玲的眸梢子有多凌锐，仅在那一瞄之间，已啊了一声，道：

“你中毒了。”

宇文南山淡淡地道：

“没什么。”

黄玲鼻子里哼了一声道：

“别逞强了，你那种毒虽然要不了你的命，但却能让你酸酸麻麻的混身没有劲，如果你需要我帮忙，我倒愿意帮你解了这种毒……”

要知精武门九姑娘金玲子，本名黄玲的她，不但武技高强，那一手毒功更是无出其右，传说此女曾单独硬闯四川唐门，硬要较量天下最有名的毒门专家，事后，虽然不知唐门的主掌唐老谈论双方的胜负，但，黄玲能安好的离开唐门，可见她在这方面果然有相当的功力。

摇摇头，宇文南山苦笑道：

“谢啦，不敢麻烦你了……”

黄玲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好吧，那咱们就告别了。”

她一转头，低声道：

“走。”

那十二个精武门的兄弟，随着黄玲的身后，缓缓往前行去。

玉面童大叫道：

“喂，姓黄的，把我老婆放下来。”

黄玲突然一回头，又停下来，道：

“我还忘了，这里还有个女人在我们手里。”

玉面童冷冷地道：

“那是我老婆……”

黄玲瞄了白衣娘子一眼，道：

“你这老婆胖呼呼的，看起来很有福相，可惜你老兄倒象个武大郎一样，你们两个人配在一块还真像奶妈抱儿子，早晚是人家的……”

前两句还很好听，后面的话实在不怎么样，玉面童当真气炸了肺，他自从讨了白衣娘子之后，这种窝囊气还真不知受了多少，但却没有像今天这样那么令人难看，他双目一寒，满脸杀气的道：

“黄玲，这梁子咱们结定了。”

黄玲不屑的道：

“你不配。”

她环眼瞄了宇文南山一眼，寒着脸，又道：

“玉面童，咱们谈个条件……”

玉面童一楞，道：

“咱们有什么条件可谈。”

黄玲冷冷地道：

“虽然你装扮的很好，但，要瞒过我黄玲这双眼，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，你手里有根毒针，顶在我朋友的腰上，现在我要你放人，交换你老婆……”

玉面童大骇，想不到这女人眼睛这么尖，能在刹那间，瞧穿了自己的杀手，他神情在瞬息之间惨变，道：

“黄玲，咱们可跟你没什么过不去。”

黄玲冷冷地道：

“你擒下了我的朋友，还敢说跟我没什么过不去，玉面童，你以为那手毒功很了不起，来，跟我玩玩，看看谁的毒功厉害……”

玉面童可识货的很，黄玲玩毒的手法可说是天下一绝，真玩起来，他知道在这方面差的很多，此人城府可深的很，随着面色一变之后，立刻哈哈大笑道：

“行，黄玲，我跟你换人了。”

闪魂手老顾哼地一声道：

“妈的，玉面童，咱们好不容易才将他扳倒，如果咱们为了一个娘们就这样把人交给了精武门，嘿嘿，兄弟，往后，咱们还能在江湖上混么？”

玉面童叱道：

“妈的，老顾，那是我老婆，你当然无所谓了……”

半边天冷涩的道：

“精武门也太欺负人了。”

黄玲不屑的道：

“有谁不服气尽管过来。”

仅这句话的功夫，那马上的十二个剑手已伸出按在自己的剑柄上，黄玲统驭的十二名高手，都是精武门年青辈的好手，这十二个人如果同时出手，半边天的闪魂手肚里明白的很，他们能将自己剁成了肉酱，况且，黄玲如果再出手，今日他们决讨不了好去。

玉面童霍地站起来，道：

“黄玲，换人吧。”

黄安子面上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笑容，一跃身，抱着白衣娘子走过来，伸手拍开了她的穴道，道：

“喏，我把你的女人还给你啦。”

白衣娘子一离开黄安子的怀里，那惨白的脸靥上已浮掠着一股愤愿的神情，她怒吼道：

“我的汉子，你老婆给别人占尽便宜啦，你还在那里发愣，难道你一点醋味都没有，好，你这没心肝的汉子，总有一天，老娘偷个汉子，给你戴顶绿帽子……”

这真是恶婆娘先告状，其实她心里还挺受用的，能躺在这样健硕的汉子怀里，的确是种从未有过的享受，那有力的臂膀，特有的男人气味，让她有种醉意神迷的感受，但此刻她不能不先发制人，那是维持女人那份尊严唯一的方法……

玉面童叱声道：

“婆娘，你能不能给我少说两句……”

其实他心里的怒愤早如燃烧在眉睫的烈火，自己的女人让别人抱着，这股气，这层恨，他永生不会忘记，于是，他

怒视着黄安子，那个男人碰过他老婆的身子，他必须要争回这个面子……

黄玲早已落在宇文南山面前，道：

“这是解药，先服下……”

这女人语音有种命令般的气味，她不由宇文南山说话的机会，已将手里的药丸送进他的嘴里，只觉有股甜希希的感觉顺喉而下，紧接着连着放了几个屁，宇文南山霍地跃了起来，拱手道：

“黄玲，谢啦。”

黄玲一摇手道：

“先别谢我，咱们也有条件。”

宇文南山散淡的一笑道：

“我明白，黄玲何时白白伸手管过闲事，不管你的条件何等苛刻，我还是要谢谢你……”

他那舒畅的一笑，牵动了脸上的伤处，只觉一阵抽痛，顿时，使他想起半边天和闪魂手所加诸在他身上的痛苦和难过，他缓缓将铁牛角和剑白玉面童的手里拿回来，嘴角上漾起一丝冷厉的笑意，道：

“黄玲，咱们的事先放一边，我要和这几位照顾我、爱护我的朋友叙叙旧，他们刚才那股子狠劲，真恨不能让我咽了那口气……”

黄玲淡淡地道：

“我知道，那股子气你已憋了半天……”

半边天和闪魂手的神色变了，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会有

这种后果，此刻他们才了解宇文南山一旦恢复了武功，那会是何等可怕的局面，他们有点恨玉面童了，恨他为了个婆娘放了这么个可怕的敌人……”

半边天吼道：

“娃子，这后果你想过么？”

玉面童有个外号叫娃子，是指孩子的意思，他陡地一震，昂起头来，嘿嘿地道：

“兄弟，咱们还会怕他，别忘了，咱们也曾把倒过他，他如果要自取其辱，再受那么一次，那也只能怪他自不量力……”

宇文南山闻言畅声的大笑，他在笑声中道：

“小兄弟，前车之鉴是个令人省思的问题，我不会再有第二次的跟斗要栽，你们给我听着，在你们尚未出手之前，你们可以尽量的跑，跑的愈远愈好，别让我追上……”

闪魂手呸地一声道：

“跑，我姓顾的自踏入江湖来，还没碰过让我跑的场面，大掌柜的，你太小看我兄弟了。”

那份自傲与信心，给了闪魂手老顾极大的自信和狂妄，他身子略略那么一矮，那凶烈的拳影已如蒜锤子般的往宇文南山捣去。

他有闪魂手之称，那是指他的拳式如电闪般的快速，每每在与敌人触击的刹那，先敌人而至，他这一拳蓄足了劲，自认足可碎石裂碑。

但他忽略了眼前的敌人不是他想像中那么脓包，大龙

堂当家的主岂是任人欺负的人，先前的无奈和无助是因为受了他们暗中的毒手，此刻，毒已解，那浑厚的功力已恢复了九成，岂容闪魂手再嚣张狂妄——

面上的杀机自宇文南山那红肿的脸上闪掠出来，他仅是那么一晃肩，冷笑道：

“姓顾的，你找死呀。”

他的拳虽然是后发的，但却较闪魂手出拳的势子更快更激，闪魂手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，那如铁锤般的拳头已落在他的脸上，沉重的一击——

嗒地一声大响——

那张长形的脸，此刻仿佛是只红透了的柿子被人活活的拍摔在地上，血红的汁浆如血般的喷出来，他那颗斗大的头颅硬生生的敲碎了，可怜闪魂手先前的狂妄和雄心全如烟云般的散掉了，连仅有的哀号都来不及发出来，便躺在地上了。

血红的脸连鼻子眼睛都看不见了，像是被人用刀刃平整的将那张脸活生生的给削掉一样，他那双腿还在地上蹬着，显然他的肢体犹有那钻心的痛苦感觉。

半边天一震，道：

“妈的，你……”

淡散的一笑，宇文南山道：

“我说过，修理我的人总要付出几分代价。”

半边天双目通红，吼道：

“娃女，难道咱们的人都死光了。”

玉面童面若死灰的道：

“老顾跟了咱们许多年，这个血仇是要报的……”

半边天一挥剑，道：

“那就上呀，光在那里磨蹭有个鸟用……”

玉面童似乎已了解自己的命运将会是个什么样子，他立刻解下了腰中的一柄缅甸铁打造成的软剑，向老婆白衣娘子瞄了一眼，道：

“好，大伙做了他。”

白衣娘子那肥胖的身子有些颤粟，她懒散的道：

“动手过招是你们男人的事，我可不想动手。”

半边天听了怒火中烧，似喷泉般发出来道：

“鬼娘们，现在可不是撒娇偷懒的时候，咱们兄弟老顾已挺了尸，给人摆平了，咱们一向是驼不离锤，如今，这是咱们唯一报仇的机会……”

白衣子忽地拔出一柄剑来，道：

“干就干嘛，谁还在乎谁？”

这女人倒很干脆，那肥胖的身子在空一摔，一缕剑光已斜着穿了过来，她的身子才动，玉面童的矮个子已像只狐狸般的钻了过来。

娃子的软剑如迎风飘来的柳絮，那闪颤的剑刃配合着白衣娘子的攻势，当真是天衣无缝，将宇文南山伫立的身子四周空隙全都封死了，这是他们夫妇暗中秘练的杀手，是针对超级强敌所设计的。

而半边天更不是饶人，吼道：

“好呀，干掉他——”

他那柄宽厚的剑刃已无情的推了出去。

这猛烈的攻势，令精武门十二位剑手都变了色，他们似乎没有想到玉面童夫妇和半边天有这么凌厉的剑法，黄玲神情微变，道：

“好剑法……”

在一阵朗朗的长笑声中，像沙漠中卷起的大龙卷，似无边无岸的狂裂尘烟，那么突然的自地上拔起，人似旋荡在空中的陀螺般一直旋转的窜向空中。

那激烈的剑刃自他脚底下擦过，而在这刻不容发间的刹那，铁牛角有若旋空的流影，那么迅快而无声的陡然飘了过去。

它旋转的弧度够宽够大，看似是攻向首先扑来的白衣娘子身上，却在嗡然声中猛地下坠，居然将玉面童那矮乎乎的肉身子劈开了两半。

血如泉水般的喷洒着，溅得四处草丛都是红斑点点，而玉面童那身子如切开的甘薯，已血肉模糊的倒向两边，半边天如惊惶失撒的夜鸟，在惨呼中已急刹那扑前的身子，霍地一转身，拔足奔向后侧……。

白衣娘子惨呼道：

“我的丈夫呀！”

眸子里已嵌出了泪水，那惨厉的呼叫，她的剑已刺向曳落的宇文南山，他鼻子里仅是那么一哼，一脚已踢在白衣娘子的胸脯，然后，铁牛角如穿射的箭簇，急往欲逃走的半边

天身后。

砰地一声——

白衣娘子已被踢落在地上，痛的她尖声惨叫——

半边天听见身后的风啸，哪容得他多做思考，一回头，铁牛角如魔鬼的符咒，如影随形的旋转着，那锋利的锐角，似要撕裂的布帛，那么凶厉的追踪着半边天。

在没有选择的情形下，半边天只有挥剑敲向那旋空的铁牛角，当地一声中，半边天的手臂几乎麻痹了，他自认能将铁牛角震落地上，哪想到铁牛角是往地上坠去，但，一触地面，激起一蓬迷人的尘雾，蓦地又弹射而去。

半边天颤声道：

“这……”

当他目光的余影瞥见一团碎光射向自己之时，他是魂魄俱散，方移身逃避，那锋锐的厉角已射进他的腹部，他惨叫声中，肠肚全出来了，身子在缓缓中倒下去。

铁牛角的角尖已滴光了血，又落在宇文南山手中，那么洒潇，那么无所谓的手里，仅以一种不屑的目光望着连滚带爬的白衣娘子，她是那么可怜的闪避着，畏惧而带企盼的瞅着那位要命的主，这一刻，她忽然发现生命是那么样的可贵，但也令她感觉到生命又是何等的卑贱，仅在刹那间，生命就在重创下而毁灭，毁灭的无声无息……

宇文南山冷冷地道：

“站起来。”

那声低吼比起皇帝的玉旨还有效，她吓得连滚带爬的

站起来，一泡尿再也憋不住，当着那许多人的面前洒下来，沿着她的裤管流下来，此刻，数十道目光全落在她身上，她忘了自己的窘态，而那些人也都没有一个会笑出来，因为换了任何一个人，以历经一场杀伐，产生那厉怖的光景下，谁都会和她一样的产生那种不由自主的恐惧。

白衣娘子喘声道：

“我是个女流，你不会杀我吧。”

“嗯，”虽然仅是那么一个字，但听在白衣娘子耳朵里，无异得了赦死令，她的心神已略略的定了定，耳边已传来那个要命主的话声道：

“依你设计惨害我的手段，应该活不成，但，毕竟你是个女人，也不是个真正的坏女人，饶了你，可以，不过，别学你男的那个‘坏’，他就是坏在心眼太多……”

点点头，白衣娘子颤声道：

“是，是。”

黄玲看的心里一酸，道：

“你不想替你丈夫报仇？”

白衣娘子的头像走在街上的货郎，猛烈的摇着，在那苍白天色的脸上，居然寻找不出一丝要为夫报仇的眼意，黄玲是个女人，基于那份女人应有的同情，看了白衣娘子那副只为生存而显现的惊恐，心里不禁有丝不屑产生，她暗暗叹了口气，道：

“那你走吧，大掌柜不是赶尽杀绝的人……”

白衣娘子连声道：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

带着一份生命从新获得的倦意，她蹒跚的走了，这时，她那双腿似乎已不听使唤，举足无力，她恨不得能生了四条腿，赶快离开这块令她永生难忘的恐怖地方……

黄玲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叹道：

“可怜的人性……”

嘴角上抹着一丝苦涩的笑意，宇文南山叹道：

“一个懂得活下去的人是不讲尊严的，黄玲，别看这个女人此刻的楚楚之相，当她捏住你脖子的时候，她不会想到别人的生死与她有多大的关系……”

黄玲淡淡地道：

“大掌柜的，你知道黄玲做任何事都是有代价的……”

嗯，宇文南山懒散的道：

“我明白，你是有条件是……”

黄玲点点头，道：

“你明白就好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只是请你帮个人手，你晓得精武门在江湖上并不输给任何一家，但，眼前我们精武门却真的遇上了难题……”

宇文南山仰头畅声狂笑起来，道：

“精武门弟子上千，实力之大，已被江湖上公认为最具实力的一派，有什么事能难住你们，如果这件事连你们都摆不平，哼，只怕连我也不行……”

黄玲的眉头一皱，道：

“你没有选择……”

点头，那浓浓眉毛一卷，宇文南山嗯嗯低声道：

“我也不想选择，毕竟我欠了你黄玲的情，虽然咱们的交情只是那么丁点儿，但是念在咱们认识相交的份上，你——黄玲只要开了口，我不会让你失望……”

黄玲似乎有点感动，眸子里神光闪动，道：

“好，果然是条令人佩服的汉子，我精武门千百汉子都会感激你兄长的恩赐，容黄玲一拜……”

说着盈盈下拜，却被宇文南山伸手拦起。

沉恩一刻，宇文南山道：

“说吧，对方是谁？”

黄玲面色有点黯然的道：

“撇子、拐子、锥子、左家之子，我相信你听过……”

宇文南山心弦剧烈的一颤，脱口道：

“左三怪，左撇子，左拐子，左锥子，黄玲，天下人人都能招惹，唯有左三怪惹不得，精武门虽然财大气粗，但要惹上这三个煞神，只怕还不够那块料……”

在言辞上他也不再留情，很不容情的将左三怪的厉害给说出来，精武门全部兄弟都变了颜色，江湖上能这样数说精武门的不多，而能正面批评精武门的，除宇文南山外，连他们也找不出第二个……

黄玲神情微变，道：

“连你都怕他们……”

淡淡一笑，宇文南山道：

“怕倒未必，不过一个成名的组合，能不惹上撇子他们